

潤
州
先
賢
錄

潤州先賢錄卷之六 明憲 軀地中稱 明史藝文志不載 藏書家之即 著錄卷
身正統四年 進士 名 許州 者 重 故 以 許 正 貢 移 錄 且 丹 桂 合 稱 其 性 勢 名 職
坐 劫 之 後 百 七 卒 亦 年 改 息 寓 故 有 志 人 物 信 是 音 教 丹 桂 丹 臨 合 壇
三 邑 先 賢 目 降 區 宋 僅 三 人 分 寄 凡 六 十 前 詔 宗 且 諫 疏 皆 文 學 以 類 名
為 後 傳 象 贊 并 載 其 傳 年 家 研 志 選 文 間 亦 得 贊 且 係 與 建 鄉 崇
祠 并 榜 以 錄 鄉 部 人 因 先 味 康 為 石 崇 託 也 天 順 舊 刊 版 述 元 利 義 歲 長 亦
吳 氏 登 志 二 月 比 年 寓 焉 局 得 之 以 方 四 寸 元 信 于 存 館 二 不 下 宗 元 書 僅 六 十 冊

鎮江府先賢錄序

鎮江舊有清風大節祠在
郡庠戟門左方以祀宋郡
守范文正公仲淹秘閣修
撰陳公東丞相陸公秀夫
三賢蘇州太守四明姚君
堂改命是郡謁拜禮畢以

鎮江古之潤州實東南巨
鎮人物豈止此乎退而考
諸郡誌得自延陵季子至
洪先生興祖凡二十人白
於巡撫都御史劉公建祠
於戟門之右以祀之劉公
允焉而郡志事實不詳復

與同寅通守湘陰劉君文
徵考撫傳記訪於故老於
是事實頗悉編次成帙名
曰先賢事實欲鐫梓以儀
範鄉邦表式後學其用心
也至矣走書來南京因秋
官郎中張君恂徵予序之

予因閱之其第一卷曰高
風則吳延陵季子漢隱士
焦光宋劉公宰第二卷曰
忠節則唐桓公彥範宋宗
公澤陳公東陸公秀夫第
三卷曰相業則宋蘇公頌
張公綱第四卷曰直諫則

宋洪公擬王公遂第五卷
曰德望則宋王公存石公
曼卿邵公亢第六卷曰文
學則漢包公咸吳韋公昭
唐馬公懷素許公渾宗焦
先生千之洪先生興祖而
范文正公事實不錄者非

郡人也先之以像贊申之
以事實列傳而其遺文及
名公碑記吊祭之文皆載
焉夫人之生也均稟天地
之氣以成形均得天地之
理以為性氣以寓理理以
主氣苟專乎氣則其人必

失之剛惡專乎理則其人
必失之柔善理資氣氣助
理斯無所失矣若潤之先
賢二十人者其氣理相資
無有偏失故發而為高風
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
煥乎照於當時炳然垂諸

後世足以儀範鄉邦表式
後學也然非都憲劉公則
廟祀有不成非郡之賢守
貳則事實又豈得而詳乎
惟茲先賢事實板行於世
豈徒鎮江士子之所取法
將天下士覽而取法焉噫

君子之於平時養其氣明
其理出處得其正始終無
二致有志者可竟成之若
季子之仁義沒而孔子題
其墓桓公之復辟除奸宗
公之以死殉國陳公之直
道而死陸公之君臣不辱

尤人之所難也。今人取法先賢，初若甚易，然及行有不逮，心有所愧，然後知先賢之不可及也。若姚君為郡而急於此，其知所先務，有志於先賢者，歟。因序以歸之。吉水廖莊。

潤州先賢事實錄序

潤之古先賢括脩身制行
濟時行道隨所寓而各盡
其誠遵聖法而不失其正
故道德功行有大過於人
惜其事實雜出傳記不萃
於一學者罕能周知四明

姚公堂來為郡守嘗曰吾
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鎮
江古潤州大郡也長山環
其南大江繞其北鍾此江
山之秀豈無人乎因閱郡
誌始知有吳延陵季子而
下擅高風忠節相業直諫

德望文學者二十人遂歎
之曰何其盛哉地靈人傑
信不誣也乃謀於同寅諸
公曰當共捐俸買材建祠
以祀之復採諸傳記訪其
子姓錄其事實圖其肖貌
壽梓以傳期後學之士覩

諸賢之事實有所感發而
興起也噫牧民之方誠得
其要領矣書成屬予序之
予惟子朱子欲開示後人
進學之門庭先後次序乃
蒐輯先賢嘉言善行作為
小學之書以訓天下後世

使人有以知君臣之義父
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
叙朋友之交脩身行己之
法為政治人之方誠千萬
世做人底樣子也今姚公
之是錄也雖不較方於子
朱子小學之書他日朱方

家傳人誦使有志之士曰
諸賢行道於當時可傳於
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是
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斯
而已矣然則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無補
哉

天順六年歲次壬午冬十
二月既望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前都
察院左都御史致仕雲陽
沈固序

潤州先賢錄序

潤為東南名郡山川毓秀人物
挺生勲業名節道德文章前後
輝映其高風則有若吳延陵季
子札漢隱士焦公光宋漫塘劉
公宰忠節則桓忠烈公彥範宗
忠簡公澤脩撰陳公東丞相陸

公秀夫以至魏國蘇公頌文簡
張公綱洪文憲公擬王正肅公
遂之相業直諫王荏定公存石
秘閣公曼卿邵安簡公亢大鴻
臚包公咸高陵侯常公昭馬文
公懷素許先生渾焦先生千之
洪先生興祖之德望文學皆表

表偉偉如祥麟威鳳取重當時
流芳汗簡足以風勵後人者也
郡庠舊有清風大節祠惟陳公
東陸公秀夫二賢得祀餘先正
諸公未易軒輊而皆不預非缺
典歟政暇因謀于同寅貳守張
君春通守歐君仕昌劉君文徽

節推任君瑋及郡博蕭崇華各
捐俸為經營費稟請于奉
巡撫都憲劉公廼於戟門之右
成賢門之南鼎建祠宇列季子
而下諸賢位于其中朔望率僚
屬以拜瞻于以發揚潛德而激
勸後來也然諸賢事實郡誌或

遺或畧邦人罔知復與通守劉
君考撫傳記旁采好事者所得
頗悉輒編次成帙名曰濶州先
賢錄將鋟梓以傳四方且以嘉
惠其鄉之人嗟夫人有古今道
無古今濶之來者能以先賢為
師出而見用于時則於相業於

直諫於忠節思無愧於先賢退
而隱處于鄉則於高風於德望
於文學亦思無愧於先賢斯為
善學古人將見清節峻行崇勲
美謚媿儼前脩而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必有續斯錄以同
傳不朽者矣庸書以為勸

天順七年歲在癸未正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直隸鎮江府知府四
明姚堂識

潤州鄉賢祠記

賢哲之生本乎天猶草木之
生本乎春也既曰天道有常
豈賢哲之士獨生于古而不
生于今草木獨生于舊歲之
春而不生于新歲之春耶所
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蓋天具衆理不能言之
天生萬物不能裁之特萃純
粹精英之氣而生孔子代其
言而裁成之此天縱之聖斷
不可及也若三千之徒何代
無之鎮江古潤州也其地若泰
山一撮之土賢哲之生亦彬然

其高風足以愧貪得者如吳
延陵季子札漢隱士焦公光
宋漫塘劉公宰忠節之足以
驚鬼神者唐扶陽王桓公彥
範在宋則開封府尹宗公澤
上舍陳公東左丞相陸公秀
夫相業之得其宜者右僕射

蘇公頌參知政事張公綱直
諫之不避斧鉞者徽猷閣學
士洪公擬龍圖閣學士王公
遂其他如尚書左丞王公存
太子中允石公曼卿資政殿
學士邵公亢之德望與夫漢
諫議大夫包公咸吳侍中韋

公昭唐常山縣公馬公懷素
郢州刺史許公渾宗國子直
講焦先生千之敷文閣學士
洪先生興祖之文學皆炳燿
輝耀當時光燭萬世日月與
之並明江山為之出色然此
特書其姓名不能詳其實事

惜其不幸不生於孔子之時
不得親炙於孔子之門而皆
能行乎孔子之道若得孔子
各因其材而薦之立於三千
之徒之列則從祀者奚止七
十二人而已哉予故曰惜其
不幸不生於孔子之時此可

見天道生物之有常也夫諸
君子之行能若彼之盛去日
愈遠晦而不彰雖皓首有不
知其為潤之人物也四明姚
公堂來為郡守偶閱郡志載
諸君子之畧浩然歎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吾寧蔬食

水飲移俸易材建祠以祀之
使諸君子道德功行瞻拜之
者咸有以感發其善心精神
降鍾于祠化生潤之士類俾
後之來者皆能如諸君子之
道德功行以供

國家之用則吾牧民之任亦庶

幾矣噫偉哉公先守蘇復來
守潤是乃諸君子之高風忠
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皆足
以模範後世無能傳之者天
道惜之故默使之來而表章
之豈偶然也然則公寔能扶
持名教者焉祠在郡庠大成

殿戟門之右中戶諸君子於
木主不以爵之高下惟以時
之先後而次序之屬予為之
記予素不能文者辭不獲特
為之識其年月乃天順癸未
益春望日也

承德郎土部主事同安鄭霧識

潤州先賢錄總目

高風卷第一

吳延陵季子札

像贊

事實始末

改修廟宇記

重建嘉賢廟碑

重修十字碑亭記

懷延陵季子辭

漢隱士焦公光

像贊

事實始末

三詔洞詩

新修祠堂記

宋漫塘劉文清先生宰

像贊

宋史列傳

授太常丞勅

宋漫塘先生文

先生遺文

忠節卷第二

唐扶陽郡王桓忠烈公彥範

像贊

唐書列傳

宋開封府尹東京留守宗忠簡公澤

像贊

宋史列傳

復墓田記

墓碑

弔忠簡公詩

宋贈秘閣修撰陳公東

像贊

行狀

宋史列傳

誥詞

哀詞

輓詩

公遺文

宋左丞相陸公秀夫

像贊

宋史列傳

挽詩

公遺文

相業卷第三

宋右僕射贈司空魏國蘇公頌

像贊

宋史列傳

公遺文

宋叅知政事張文簡公綱

像贊

宋史列傳

公遺文

直諫卷第四

宋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靜智洪文憲公

像贊

宋史列傳

公遺文

宋工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實齋王正肅公

像贊

宋史列傳

公遺文

德望卷第五

宋尚書左丞王莊定公

像贊

宋史列傳

公遺文

宋太子中允秘閣校理石公曼卿

像贊

事實始末

墓表

予曼卿文

宋資政殿學士贈吏部尚書邵安簡公允

像贊

宋史列傳

文學卷第六

漢諫議大夫大鴻臚包公咸

像贊

漢書列傳

吳侍中高陵侯常公昭

像贊

吳志列傳

題跋

唐封常山縣公兼昭文館學士馬文公懷素

像贊

唐書列傳

唐郢州刺史許先生渾

像贊

事實始末

丁卯詩集序

先生遺文

宋國子監直講焦先生千之

像贊

事實始末

送千之詩

宋贈敷文閣學士洪先生興祖

像贊

宋史列傳

先主遺文

潤州先賢錄總目終

潤州先賢錄

高風卷第一

吳延陵季子



贊

宋蘇軾

泰伯之德
鍾於先生

棄國如遺
委蛇而行

坐閱春秋
幾五之二

古之真人
有化無死

高風

直隸鎮江府知府四明姚堂編輯

通判湘陰劉文徵同編

事實始末

季子名札泰伯十九世孫吳王壽夢之少子長子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諸樊立爲王且死立弟餘祭欲令兄弟傳國以及季子餘祭夷昧卒立季子札乃讓不受退耕於延陵按春秋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美猶未

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卽廟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
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決
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
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
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
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自鄗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爲之歌大雅曰庶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
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
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
無不憺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幾以加於此
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

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
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
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
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
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
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
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
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故向將行謂故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

於難初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劔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解劔繫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季子使而反夷昧先卒子僚立諸樊子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終葬延陵土人懷之立廟以祀孔子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唐大曆

十四年刺史蕭定修廟有記宋元祐戊辰奉勅賜嘉賢之廟從知潤州尚書郎楊傑之請也慶元中勅封昭德侯制曰朕考於傳記知神爲吳公子當春秋時嘗辭千乘之國而不受凜然高節萬世如生豈復以人爵爲榮哉今延陵之民世承嘉祀謂非此無以表德厲世命以侯爵往諭于廟其寵嘉之每歲四月十三日有司致祭廟在丹陽延陵

改修廟宇記

唐潤州刺史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

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蓋池斯鹹弊窳不能匡其珠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歿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嘆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嗟三嘆焉詳其精義被物鉤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墻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德在於生

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祿列藩條
欽崇懋範予以加敬嚴乎闕宮別閨壺之內外正衆神
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
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旁
奠贄幣宜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
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
未學陋詞不足頌其休烈寒未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
唐大曆十四歲己未八月二十七日甲子記

重建延陵嘉賢廟碑

宋中散大夫直寶文閣知建康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節制管
軍馬金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金魚

袋張績

始余讀春秋傳史記世家竊歎季子高風奮乎百世之上雖甚盛德篋以加矣已而聞有廟貌在所謂延陵者欲往拜其庭而申奠之抗塵走俗久不獲償所志政和中受命官延陵既至三日謁祠下禮成周覽巨碑屹然魚龍飛動使瞻仰不暇蓋孔子所篆十字在焉然後益知季子之賢昭乎若日月不可磨也惟吳在周實夷與諸夏遂絕魯成公十五年始通中國至襄公二十九年季子出聘當是時季子以前遜國聞諸侯矣其適齊而返也長子死葬贏博間仲尼往觀之以爲合禮若夫觀周樂而知所以治亂存亡見叔孫穆子晏平仲鄭子產遽伯玉韓宣子之徒察其政之得失與其國禍難之將

形其閱覽博物聖人之流亞歟及復命而哭王僚掛劍而吊徐君存大義敦至信抑又有大過人者宜吾夫子興嗟嘆之詞垂翰墨之妙表諸藏而示不朽也後世賢士大夫莫不聞其風而仰之是以殷仲堪敘之晉王僧恕述之梁蕭定記于大曆中文華燁燁刊之豐珉與神筆相煥暨我宋元祐戊辰太守尚書郎楊傑慨然想高世之躅謂盛禮加于聖朝遂上其靈感乞旌表以增光采世又被詔錫以嘉賢之號仍命有司載之祀典故延陵之廟貌益顯四方來謁者益莊矣延陵故季子邑至今其人事神雖饑饉困躓不敢懈而神聰明正直不欺非祀惟是雨暘失時疫癘妖孽或竭誠而前禱無不應焉如響然廟宇歷年既久隆者橈輦者摧彩色者昧剝

而不可觀瓦腐墉圯上雨旁風非所以揭虔妥靈也宣
和七年邑之豪欲回舊址鼎新之於時大姓翕然願從
巧者慮群植能者鳩衆工昔之卑陋者崇廓之素缺者
增築之至建炎元年而大殿及官廬立墜塗堝矣厲金
人飲馬長江所在雲擾役因中輟明年江左平諸豪且
無恙向已築結者亦巋然而存誠心不移舊事斯舉又
三年而長廊大門雲起山峙前剏後建丹堊畢施崩劣
璀璨見者駭目其落成實紹興元年也余既欽李子風
猷大節且嘉其廟貌之輪奐乃爲書其事俾刻諸石爲
詩以遺邑人歌焉詩曰

吳自泰伯遜以有國有葉有華基乃至德逮于壽寧
始大稱王文風武功則昌而康賢哉季子守節弗剛

寧疾其驅爲上國使識侷著龜明並日月治亂興亡
靡差毫髮痛僚示義掛劍揭誠赫赫厥聲愈久愈盈
延陵之祠肇自始封錫號嘉賓我廟褒崇時難而休
曰賜曰兩非神之爲誰福茲土巨宇高甍嚴嚴翼翼
神還宅之萬古血食

重修十字碑亭記

漫塘劉宰

延陵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爲宜故唐
狄梁公盡毀江南祠獨此不廢廡前對峙二亭下覆穹
碑新舊各一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以爲夫子
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之傳必有自嘉定己卯
春宰始與里中湯泳張汝玉并三山鄭寧來致敬同視

庶間淫祀赫然而亭獨壞喟然嘆習俗之陋乃因友人
遂白府下縣鎮撤像設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乃合衆
力屬鎮之士常晰再葺兩亭晰好事勇於義鎮大夫上
銳將丙文勸相之未幾告成俾識歲月宰嘗觀孟子論
邪惡之害曰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論釋氏亦曰當修
其本以勝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斯石而已哉吾
黨之士必有能反三隅者

懷延陵季子辭

并序

鐵崖楊庶夫

延州來札吾聖人予其禮又表其墓太史遷發
其仁心慕義無窮其知札矣近代傳經者獨以
爲聖人貶札咎札不爲季歷而効子臧以致辭

國生亂吁是說也。顛計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尚爲知春秋者哉。札自以諸樊爲義適，而不敢奸國，則知札與州子皆庶也。壽夢欲越三長適而立一季庶，所謂亂嗣不祥者也。而况三伯仲俱無秦伯、仲雍之奔，季子棄室而耕者正也。及夷未卒而欲致位於札，札之見微固已逆料光僚之必悖於其後，故剛執始終之志。天札之明也，季子之道正而明，而謂聖人貶之乎春秋書名，固有美例而憑以爲善惡之斷，求經之陋者也。三傳有因札進吳之說，其名札者成尊於上也。謂名爲貶，得乎。余作懷延陵辭，因復著辨使談經者不失聖人之旨，則不枉乎季子之道者也。

惟有吳之開國方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方聿
荆夷之來從嗟後之人弗率方將自同於啓戎眩狂姦
去諸姬以日遠方十有四葉而稱王叶雅夫何乘之逆德
方又鍾之以順嗣既博物又閱覽方仍約中而通理識
周之所以東方基之所以南聖之所以憾方德之所以
慚類此學于周公孔子方羌不讓夫東郊過齊晉之太
邾方警貪功與好直魯宗卿之岌岌方憂好善而不擇
辨鍾聲于戚却方危夫人之燕巢受衣紵於僑之贈方
蓋驩然若神交故受授於非其所受方律千鈞於一髮
苟奸國於不義方寧子臧之附節巢既隕手諸樊方閻
苻乎戴吳戴天將啓乎季子方抑剪喪其夷孤悲上國
之使歸方賴先祀之猶有在也亂之生則有由方惟鷓

諸而退以待也。鳩夷載於江中。兮游鹿上平荒宮。問七
王以何在兮。歌至德之遺風。闔門以千子兮。感特書
之題。窆也。矢吾辭以白心兮。比徐君之懸劍也。

高風

漢隱士焦公



贊

後漢蔡邕

猗與焦君

常此玄默

衡門之下

栖遲偃息

必之洋洋

樂以忘食

鶴鳴九皋

音亮帝側

乃徵乃用

將授袞職

昊天不吊

賢人遘慝

不遺一老

屏此四國

如何穹蒼

不詔斯惑

惜哉朝廷

喪斯舊德

恨爾學士

將何法則

事實始末

公名光皇甫謐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光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嘗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汗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光因露寢遭大雪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氣蒸林表面如渥丹按魏書二年焦光管寧傳光河東人也一名先字孝然建安末關中亂光獨窟河渚間自作一瓜牛廬處其中象謂之隱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光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閤然台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罹榮憂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汚其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潤州去城

九里江中有焦山因光得名舊經云焦光所隱光百餘歲卒嘗三召不起故茲山有洞名三詔宋元祐間無名氏焦山十六題中有三詔洞詩刻于石歷代祠而祀之

國朝尤加崇重載諸祀典命有司每歲三月十五日致祭

三詔洞詩

疇昔先生此掩關紫泥三到石房間若教便逐蒲輪起安得高風鎮海山

新修焦先生祠堂記

雲陽沈同撰

先生諱光漢末隱士也丁獻帝建安關中之亂潛至河洛作蝸牛廬呻吟其中復尋幽勝徙京口城東江中之山洞居焉朝廷三下詔徵不起後人因名其山而為其

洞至今嚴祀不絕舊有堂宇歲久朽腐且祠釋像其中
天順壬午四明姚侯彥容來守是邦行禮祠下周迴顧
瞻咨嗟興嘆以爲表揚風節化民之本而先賢廟貌弗
稱具瞻甚闕典也因謀修葺於是搜羨餘發委積聚材
庀工經營籌畫楹桷之欹缺者補正之繪畫之漫漶者
鮮明之繚以垣墉創外門而揭華扁徹異端崇正祀規
模氣象視昔有加不徒揭虔妥靈甚慰邦人之思也夫
以先生高世之行三聘不赴豈絕世好爲詭異哉蓋是
時漢室不綱群雄並起先生抱康世濟民之才而不遇
文明仁義之主是以蔡邕荀彧之徒雖賢且智猶不免
屈身玷節先生辭卿相之貴千金之富終老空谷子陵
已來一人而已夫西漢養士二百年王莽謀逆而子陵

僅見東漢養士亦二百年表曹角逐而先生再見先生
相去二百年而風聲氣韻如一日富春之山與揚子之
山相去數百里而光華高致無彼此論其清風高節匪
直矯當時貪饕之弊能使百世之下廉貪立懦而塞奔
兢之途且兩漢清節之士皆見於季世又以表國家培
養之久所謂歲寒松柏後凋也祠於其鄉以崇名教宜
哉雖然夫惟光明正大之人然後能重清修苦節之士
故嚴先生祠堂傾圮范文正公典郡新之加以雄文光
照寰宇今焦先生祠宇弊陋已久不遇吾賢太守庸能
作與創新乎是知焦先生固無愧於子陵而吾太守之
舉亦庶幾文正之軌轍也第以固投老丘園筆力荒猥
而祠記之作不克褒揚先賢發揮郡侯以禮導民之意

爲可少焉祠修於是歲仲秋訖工於季冬而記作於次
年孟春云

高風

宋漫塘劉文清先生



贊

安成吳節

濂洛之文

夷齊之節

神明之政

超絕之識

處必以道

出必以時

卓哉文清

百世之師

宋史列傳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寧尉江寧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賑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座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筮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與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等書方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教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

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墜久矣子累
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有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
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甸者勞而語之
故托以他事繫獄鞠之凶者自詭盜牛以賣譴詣其所
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凶者辭益力因出券示
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漁然爲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
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
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
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養
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
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
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

林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倉司
幹官職事修舉或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
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
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
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
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
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改
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
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寺丞郡守以朝命趣
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
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
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

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
事訖不爲起自號漫塘病叟年七十四卒鄉人罷市走
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朝廷嘉其節謚
曰文靖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
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字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
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某無田可耕某
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已
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
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既竭其力籍貨貸以繼
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祠八十四
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鄉人者無不爲也宰隱居三
十年澹如一日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

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蒙齋表甫表其
墓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強坐之廟堂可以躋世三代
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有漫漶
文集三十卷語錄十卷行於世

授太常丞勅

勅朝奉郎直寶謨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劉宰聖人與
曾點說漆雕開蓋不汲汲於用乃所以致用也爾得於
天者厚求於人者薄見幾遠引樂道而著書與行乎國
政之久者相爲終始世方瀾倒獨落落乎其有風靡朕
甚嘉之拔之槃澗丞我奉常愔然壹來尚不負國人之
望可依前朝奉郎特授行太常寺丞奉勅如右牒到奉
行

高麗卷一
十一
端平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祭漫塘劉先生文

尚書實齋王遂

嗚呼先生道伊周而節夷齊政乖厓而行紫芝朝廷不能致其材爲柱石廟堂不能得其智爲蒼龜但見左右抗陳辭策而請代不可勝計而中外識者以先生出處占國之興衰然而孝孳孳而念親忠切切以憂時士之聞風而興起者皆知老吾老而幼吾幼民之憔悴無聊者甚於溺已溺而飢已飢獨有豐年則築倉而平糶歲荒則發廩而爲糜遠之橋梁道路豁然而四達鄉之大小役使欣然惟義之歸雖細氈廣厦莫見先生之宏論崇議而高文鉅筆猶刻之深山峭壁之豐碑謂德在人

者必享其報留其祿者將至于期頤天子命遂以召先生者既不可得而岳神之許其年者病逾歲而竟遠將二者無所致詰抑大厦非一木之能支自今以往疑無所質惑無所解將如江河胡而失維楫悔無以知過無以改必且舞魍魎而號狐狸聚飢民萬計而飲之食之者誰之力遇三軍之衆而不敢犯者誰之爲其小者若此大者誰與之謀惟嗚呼有盡者先生之悲無窮者先生之思蓋慟習而流涕反袂而痛哭者所以爲天下計而寧爲師友之情親戚之私

又

郡太守獲齋吳潛

嗚呼惟公造道之具培德之基學根六經行守四維厥排佛老扶起孔姬有天爵之綦貴而人爵之不糜薦書

所以通籍也公則強項而不拜課曆所以考績也公則
沈臺而淋漓宦情之薄輕於毫厘浩然勇退垂三十暮
雖不求名上亦簡知升之匠監而不肯就畀之侯藩而
不屑爲威武不能屈摧勢不能移行如下惠清如伯夷
孤風勁節天下高之嗚呼吾先君子所敬者誰內交於
公侃侃僂僂未見父執我心洵飢去秋七月恩兼節麾
意者仁里瞻望可期而距墻仞百里有奇潛因於臺郡
而不可往公逸於泉石而不可來然而遁角旁午箋尺
交馳如倡斯和如行斯隨半載之全情乎意怡何上元
之浹日朝絕筆而我貽道開緘於信宿心猶豫而狐疑
繼頃刻以聞訃果是夕之已而恍鬱悒而詫噩不覲面
而求離惟平時不以得喪爲榮辱故一旦不以生死爲

惟悲較以兩楹之奠同乎哲人之萎嗚呼昊天不惠乎
吾黨一老不可以愬遺嗟百身而莫贖涕與泗以交頤
走賓僚而敬吊愧斂衽以陳詞薦生芻之一束惟冥漠
其鑒茲

先生遺文

重建鎮江郡治記

朱方襟帶江浙肱髀吳楚拱淮挹海山川阻深爲南東
一都會自乘輿去汴都抗無閑塞形勢指江若海爲固
而視淮爲邊是邦介其間上蔽京邑下壁天塹爲巨鎮
雄壘與建鄴廣陵相連衡多事以來備守堅險揆昔爲
益艱殆非才具全德量備者天子不輕以符畀端平乙
未夏五月上御便殿顧二三輔臣疇咨鎮江守臣僉曰

惟臣吳淵可上亟俞既受詔甫戒塗適獠卒歡噪舉太守治所泊製置名滿繁牒處一燔之闔閭奔潰意叵測公聞叱徒御督舟師布騏易大江若平陸不二日達境攬轡勇往直前時狂黨方奮挺刃恣剽殺或離或伍踣籍衢陌不自意公之猝上也睚眦駘第第狼顧公氣壓其兇誠誘其諛不譁聲色人訖按堵於是大加撫馭蒐什伍藥傷憊已責弛征賞泉予糝火炮舊壞萬室渠渠凡緣忽可以惠厥州者因不用其極一日命其下曰民居既植立矣府寺廳事蒞民之所也灰燼瓦礫蕪蕪若爾何以稱畿輔威何以示大藩尊乃研綜帑廩縮用節力懋遷羸窳剗剔沁隱市材於素產而駟狡弗敢舞厥直募傭於子來而軍吐不空與厥勞心營指授克協

時制始乎宣詔頌春終乎麗譙儀門營翼儼如廊廡肅
如廳事雄屹棖棟蟬嫣前後有堂東西有廳軒曰近民
閣曰高門左揭仁壽之名右標道院之目書塾講室前
後區別吏坐曹廨次序環植版築剛栗鍊石犀壽自下
而高廉級益峻由左而右砥卮孔膺合所建置咸無闕
焉郡踐山作郭治所故傳成翼山公因其燬削嶮巖
培塿而寓繩墨焉彪分眈峙井井屬屬職乎內則洞直
闕嚴而璘璠邃靚齊其外則拿闢礪礪而錯落雄爽也
不日而成民大和會屋以程計者凡六百二十五泉粟
以緡考總一十五萬八千有奇君子曰是役也薄用而
厚存近舉而遠獲不廢不庫靡輪靡負蓋公以天下之
才而用一州是以談咲拱揖百廢具舉北門堯鑄賴以

增重然則弘濟于多難者獨可無材哉夫應變制難化
獲服慎勇也周旋裁處經畫得宜智也保抱携持出之
湯火仁也三者備於一身又能據此要害興武備作武
勇爲王畿折衝爲三方控制計俾隱然有金阜不變之
實誠足以副天子之所責任真可以稱堂堂都會之居
才具全德量滯於此可覘矣嗚呼是州也由虞夏春秋
嬴劉而下隸吳隸越隸楚曰名邑曰封國曰戰爭形要
地自吳晉宋齊而來爲僑州爲留弓爲京城曰刺史府
曰節度府曰都督府其統隸蓋不知其幾矣爲之主者
迭居迭往且賢且否或久或速或輕或重其遷徙又不
知其幾矣迨今思之真如傳舍如遽廬卒莫能與此土
相消長撫事感懷可以浩歎今營建於煨燼之餘苟無

以登載歲月滔滔來者無窮孰知再造權輿自公哉又孰知公於此邦值時多艱經畫貽遠若此者哉故持據厥實以詔求求尚後之人繼此必葺嘉熙元年丁酉十月上澣書

粥局記

金壇田半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掛帆而夕浙籍得歲不爲吾邑利故倍相承憂旱不憂水水患甚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方幸高田之稔是歲也暴不勝寒穀入大減菜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饑者載道宰居僻杜門久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爲宰言之宰念先君雲茅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無以及人坐所蕩田歲豐收穀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不半在

且十年或可追奉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月望
後二日即嶽祠空廡春而糜之以與饑者共其始來者
纔數百竊自喜日雖多可無乏事其後稍增盡三月乃
盈萬人宰始窘於無繼議所以友人趙若珪王甫聞之
矍然踵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携幼去其室
廬以苟勻合之食者所願更旬餘無死則度乎麥秋今
而棄之是將濟而奪之舟中縋而絕之綆也而可乎宰
曰力竭矣可若何王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自振廩
耳爲書園封之又爲書博封之以請于鄉之好事者未
幾錢穀沓至乃四月朔更端俾煬者墻窺奔走者增員
史執筆以書而受給不欺閣執朴以徇而去來無壅又
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以食飢

者以是遠近傳流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執飲者至
必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十有五日大麥實乃
已既事玉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宰自念知顛末
獨審故不俟其請而爲之書昔在漢末名士鄭泰等避
寇出關道遇獨行者泰等欲與俱蕭子魚不可既行而
其人墮險衆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卒全
而歸之疇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宰固有愧於子魚
者玉甫之爲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玉甫之意決於此
一鄉之人應於彼與得之所見所聞者力所可至皆不
謁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
允於此驗之謹以施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更端之意

冠諸篇首云

濶州先賢錄高風卷第一終